

櫻

桃

列子著

櫻

列子著

桃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兴

封面设计：曾多源

櫻 桃
列子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3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4.67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5

ISBN7-228-01763-3/I·589 定价：2.50元

目 录

樱 桃	(1)
阿依登	(4)
太 克	(7)
佳娜什	(11)
伊犁河街的人家	(15)
黑桑葚	(18)
淡淡的枣花	(21)
香椿芽	(25)
小 城	(29)
清 晨	(33)
向 往	(35)
乔尔玛	(38)
写给中学时的班主任	(42)
十八岁只有一次	(45)
渴望明天	(50)

太阳·草莓·三叶草..... (53)

烹文煮字当编辑..... (57)

旧事六篇..... (60)

新疆北部三日行..... (83)

阿西尔是快乐的小船..... (91)

伊宁街头..... (96)

却无秋色..... (99)

画苑风景..... (105)

苹果夫妇..... (109)

再娜甫·沙比提印象..... (115)

远足的人..... (121)

丈夫是妻子的广告..... (127)

矢车菊..... (131)

重逢在今天..... (140)

大龄北北..... (151)

列子和她的散文..... (157)

樱 桃

傍晚，我在喀什噶尔的街道上徘徊。街上溢满了洋槐花的幽香。真没想到这曾经是哈喇汗朝故都的古老边城，竟有这么多洋槐树，这么多乳黄色的洋槐花。我不知道这洋槐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波斯槐，但实在的，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这么香的，嫩黄的或叫做牙黄的槐花。

我在一串串的洋槐花里觅寻，定要找到那洁白的一串。蓦地，有一片红色的衣衫在我眼前飘了一下。我回过头去，原来是个年约十五、六岁的维吾尔族女孩子，弯弯的眼睛，眼睫毛长长的，眉毛是用乌斯玛^①染过的。柔软的黑发结成很多根小辫儿，脸上挂着浅浅的笑。跟乌鲁木齐的孩子比，她是土气的，但却清清爽爽，纤细好看。她手里挽着一只筐，装满了樱桃，还提着什么不大清楚。她打量出我是外来人，便细声地问：

“买樱桃吗？”

这样血红的、透亮的、饱满的樱桃，还带着几片叶子。我想买很多，但用什么装呢，我为难了。又是

^① 乌斯玛是维吾尔少女用来染黑眉毛的一种草。

那细细的声音：“我有小篮子，一个卖一角钱。”她拿出一只用嫩桑树条编的只有盘子那么大的小篮子，竟有些象玩具。

我买了一只小篮子，心想这一定是女孩子自己编的。

这还泛着青绿的小篮子装上鲜红的樱桃，竟出乎意外的好看，我小心地用手捧着，只怕碰一下，那樱桃便会流出水来。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家有一株樱桃，那樱桃又小又酸，没有这般好，留下记忆的只是小姨用樱桃核磨成的珠子，再用线穿起来，做成手串，那竟是小姑娘时最喜欢的了。

我把樱桃放在书桌上，小心地拿起一颗放进嘴里，我怕它象糖块一样化了，便小心地咬破了皮，竟然只有一点点酸，更多的是甜。

第二天，我又徘徊在街头，在那一串串的洋槐花里寻觅，寻那卖樱桃的小姑娘。果然她又来了，那纤细的身体，红的衣衫，乌斯玛染过的眉毛。

“你每天都来卖樱桃么？”

“嗯。”

“那我天天来买。”

小姑娘笑了，依然是那浅浅的笑。她也许第一次碰见我这样喜欢樱桃的人。

果然一连三天她都来了，我也买了三只一模一样的桑树条编的小篮子。回来把樱桃和大家分吃了。

第四天，我又如约地来寻她买樱桃。

“你是从北京来的么？”她还是细声地问。

“不，是从乌鲁木齐来的。”

女孩子显然失望了，声音更细更低：“我爷爷当你是北京来的。”

“你爷爷？在哪儿？”我不由四处张望，莫非女孩子每天出来都有老人伴着吗？

“爷爷在家里，我每天碰到你，都告诉他了。爷爷说，北京来的同志喜欢他的樱桃。”

“爷爷干什么？”

“爷爷是果农，种樱桃。”

“爷爷去过北京？”

“没有，北京来的人都去看爷爷，吃爷爷的樱桃。爷爷说，周总理喜欢樱桃，从周总理身边来的人都喜欢。”

“周总理？”

“嗯，周爷爷来过喀什噶尔，给周总理送去的水果就有爷爷送的樱桃。周总理说爷爷种的樱桃很好吃。”女孩子弯弯的眼里闪过明亮的火花。而我却沉思，我们的祖国多么大啊，哪里没有周总理的足迹？我们的周总理……

不知什么时候，女孩子走了，她的红衣裙飘过一串串的洋槐花。我小心地捧着小篮子里的樱桃，只怕它一碰就会流出水来，它那么红，那么晶莹饱满，好象那张娇嫩的面孔，那弯弯的眼睛，浅浅的笑，那乌斯玛染过的眉毛。

喀什噶尔的街上溢满了洋槐花的幽香，细细的、淡淡的。

阿 依 登

我在草原上走着。在深深的草里，踏着羊儿的蹄印。我本是到草原工作站去的，可我迷了路。

草是一样的深，一样的碧绿，一样的无垠，似乎和天空融在一起，成了一个广大的绿海。只有燕麦草和酥油草的清香告诉我，这儿是夏牧场。我不知该往哪儿走？我想学着牧人的样儿大声吆喝，可刚喊了一嗓子，就发现自己的声音太无力，又细又弱。无奈，我只好撕了一把草，放在嘴里让牙咬，以便那苦涩的味儿刺激自己，赶快想出个好主意。

草原静极了，使我感到孤独。突然，我觉得草儿在打颤，似乎有车轮碾草的声音。细细地听，是那种木轱辘车。果然，没多久，一个牛车驶了过来，车上垛着高高的草捆，看不清赶车的人。

我求救地举起自己的手提包，那是白色的，醒目一些。恐怕是赶车人看见了，他把车吆了过来，这时我才看见赶车的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向他说明我迷路了。

他嘻嘻一笑，眼里闪过狡黠的光芒说：“在草原上走路，要走一走，停一停，歇一歇，唱一唱。光是一

个劲地走，会走到原来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嘲笑我，还是吓唬我。

他告诉我，他叫阿依登，是放学打这儿路过，他在牧读小学上四年级。

阿依登把草捆挪了挪，给我让出地方，便把车赶到他来的路上。

我说：“家里人在等你吧？”

他说：“阿妈总是在毡房门口张望。”

“那我们先去你家，给你阿妈说一声。”

“来不及了，路还远呢，天快傍晚了。”

他又说：“我唱歌，阿妈能听见。”

他真的唱了起来。我不全听懂，但能猜几句，那是什么“草原呀你为什么欺负人”“土岗呀你怎么象一只高脚杯”。

信口编的。哈萨克人总这样，看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唱，唱得又诙谐又幽默，让你顿失寂寞之感。

远处有几声狗吠。阿依登说是他家的狗，来找他的，便长长地打了声呼哨。过了好些时候，一只毛茸茸的黄狗从车后钻了出来，亲热地朝阿依登汪汪叫，随后就跟着牛车跑。

草的确又深又绿，车轮碾过的地方，留下两条绿丝带。我常回头去看，担心那些被压倒的草不会长起来。阿依登觉得我这举动很可笑，他说：“明天早晨，它们就直起来了。”

忽地，车碰到什么不平之处了，颠了一下。我觉得身边有什么蠕动，这才发现草捆中还有一只小羊

羔。

阿依登说羊是他捡的，又说：“是阿勒甫家那丫头丢的。”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还她。”

他眼里又闪过狡黠的光说：“她老在老师那里告我的状。她也太不经心，去年就丢过一次羊。我交给她阿爸去，让她受罚。”

又走了很久，阿依登见我没说话，以为他刚才说的话使我生气了，便嘻嘻一笑说：“你当真以为我是使坏心眼，我要吓唬吓唬她。”

我这个迷路确实误差太大，到草原工作站时，太阳已不知什么时候躲起来了，夜幕已经张起了网。阿依登挥挥手就走了，我目送着他的牛车隐没在那青幽幽的草里。在他走去的方向，天空和草原都是一片黛色。

忽地，飘来了歌声，阿依登又在信口瞎编，然而那歌声带着浓郁的草原味，象燕麦草，象鞭麻花，叫人沉醉呢。



太 克

吐鲁番的气候真够典型的了，本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冬，可是春节一过，一阵暖风吹来，气温骤然上升，不几天，农家的菜地里便可以看见一畦一畦的鲜韭菜。桃花、杏花也绽开嫩紫色的苞衣，露出了粉红的花瓣。路旁的小草，仿佛是昨天才顶破土，探出个嫩黄的尖，而今天便泛绿了。神奇的大自然有着多么奇妙的变化呀！

吃了早饭，我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便坐在县委招待所的门口等，我要去五星公社采访，想搭个便车。等了很久没碰上一辆车。招待所的一个姑娘对我说：

“进屋去等吧，有车我们叫您。”我说：“不用，我就在这儿等。”因为招待所门口的马路上有棵桑树，嫩嫩的桑叶已展开了卷着的叶片，叫人看着真新鲜。要知道，这会儿在乌鲁木齐还一点绿色也见不着呢。

一个约摸八、九岁的维吾尔族的男孩子走了过来，好奇地瞧着我的旅行包，那是个棕色的人造革包，下面装有四个小小的轱辘，兴许就是这四个小小的轱辘吸引了他，他的黑亮亮的眼睛里闪着快活的光芒，伸出手刚想摸一下又突地缩了回去。

我认得这个男孩子，每天清晨在招待所的院里散步，便看见他赶着个小毛驴车送柴禾杂物什么的。

男孩子仰起脸，圆圆亮亮的黑眼睛瞅着我问：“阿恰^①，您到哪儿去？”

我说：“到五星公社去。”

“您愿意坐我的车吗？”

“你的车？”

他用手指了指桑树下的小毛驴。我高兴地拉起他的手说：“愿意。”早听人说过吐鲁番的“小毛驴公共汽车”，都是些小孩子赶车，很有趣的。

男孩子把车赶了过来。车上已铺好干草，干草上有一块干净的毛毡。他请我坐上去，又把旅行包放妥了说：“颠不坏的，从这儿到五星，是五好公路。”

他的车的确好，又快又稳。那头小毛驴，脖子上拴着个小铃铛，一路响着，我们穿过了吐鲁番的新城和老城。

路上，我问他的姓名，他诙谐地眨了眨眼睛说：“太克。”

我笑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管葡萄藤叫太克。

他见我笑，又说：“是奶奶这么叫的，大家都这么叫。”

维吾尔族农村有个习俗，同名的人多，不好区别，往往起个绰号加在名字后面。可是太克的奶奶也太风趣了，有谁把葡萄藤当绰号呢。

^① 阿恰：维吾尔族人常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女性。

由太克的名字说到他家，太克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一位种葡萄的能手，他家的葡萄比谁家的都好，远近闻名，县里的领导都来参观过。现在家里一切都好，只是母亲患病，奶奶又老了，家里的许多活儿都得他干。这头拉车的小毛驴也由他喂养，车也是父母专门为他买的。进城送送东西，空着时可以拉人，把上街的人从老城拉到新城，再把新城的人拉到老城，因为随时可以上下，所以爱坐“小毛驴公共汽车”的人不少呢。

“你没有上学么？”

“晚上上学，由妈妈教我。妈妈原来是队里民办小学的教师，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站不起来，就在家教我。妈妈说等上三年级，就送我上学去。”

车子在平坦的公路上走着，暖暖的太阳晒在身上舒服极了。太克还没忘记我的旅行包，说这是在吐鲁番看见的最好的旅行包。我对他说这很普通，装四个小小的轱辘，是为了旅行时方便。他说这他是知道的，吐鲁番常来观光旅游的客人，他们的旅行包也带有轱辘的，但样子太怪，他不喜欢。

我对他说：“你这样小，倒是见多识广呢。”

他又诙谐地一笑，亮起黑眼睛说：“那些外国人还坐过我的车呢。有个女客人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还到我家吃过葡萄，那个男孩子好神气，可馋呢。奶奶说，外国孩子在他们家里也干活儿，现在出来嘛，也象我们一样，走亲戚，还不穿得好一点。”为了证实奶奶说得对，太克说他去亲戚家也穿得很漂亮。

多么天真的太克呀！多么质朴的奶奶呀！

我们一路走着，一路说着，很快成了好朋友。公路两边是整齐的条田和葡萄园，许多人家已开始给葡萄开墩了，那些长长的葡萄藤刚从土里拉出来，好象刚刚睡醒，舒展在暖和的阳光下，满身暴开的叶芽象刚张开的眼睛，瞅着垅起的田埂。我突然明白了太克的奶奶为什么用葡萄藤给孙儿作名字，她是寓意他年年长，年年长，一年比一年长，一年比一年壮啊！

车到公社时，已经中午过了，一个老头在一个巨大的葡萄架下忙着。太克走去告诉他我是来采访的记者，他便进去找人了。待公社秘书出来时，太克赶起车要走，我给他一元钱，说这是车费，他摇着手不要，眨眨黑眼睛说：“不要钱！不要钱！是我自己请你坐车的嘛。”我想找出个什么东西送他，他已经走了，老远摇着手说：“我过两天来接你，我奶奶可喜欢家里来客人呢。”

太克走了，我随公社秘书向办公室走去。哎呀，这个公社的院里到处有葡萄，那些早开墩的葡萄，藤上叶儿青青的，充满着生机。

佳娜什

雪花悄悄地飘了一夜。

清晨，院子里一片洁白。那个青砖砌的花坛看不见了，青石铺的小路也看不见了，只有一串小小的脚窝印在雪地上。那是穿毡靴的小脚丫踩出来的，那种胖胖的小毡靴只有佳娜什才穿。我茫然地向远处张望，希望看见围黄色粗毛围巾的佳娜什，然而走过的却是邻家上学去的孩子，他也穿小毡靴？我这才想起，这里的小学校没有暖气设备，教室里很冷，孩子们都学当地哈萨克族小朋友，穿又胖又暖和的毡靴子。

我没有奶水喂孩子，母亲很着急，整日为买牛奶奔走。那时，这里没有供奶站，邻居看母亲很辛苦，便提议为我们找一个送奶户。据说这里的哈萨克族人家，家家养奶牛，很乐意找一个长期订户，可保证一点收入。邻居还说这些人家的牛奶要比国营商店的好，那是没有用牛奶分离器分离过的，又鲜又稠。我们便委托她帮助我们找一户。

没两天，邻居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来了，告诉我们她叫佳娜什，就是她家为我们送奶。小

姑娘瘦瘦的个儿，却穿了一双胖胖的小毡靴，围一条自家编织的黄色粗毛围巾，圆圆的脸儿冻得红红的，很鲜艳，一下子使我想起李平凡的木刻画。母亲看她太小，有些不放心。是啊，这样小的孩子走路说不定会打了牛奶罐呢。小姑娘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事，自己说道：“我已经送了三年奶，除了你们这儿还有另外三户人家。”说完了，又为自己的勇敢害羞，浅浅地笑了一下，脸儿更红了。

第二天，天刚亮，院门被敲得咚咚地响。我赶紧起来开门，佳娜什已经站在门口了，看来她走了很远的路，身上披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小毡靴上满是雪水，袜子可能溜跟了，露出半截粉红色的脚脖子。她一手挽一只塑料奶桶，一只手拎一个白纱布包。当她抖开那个包，我看见那里面包的是一只景德镇出的细瓷小碗。佳娜什用纱布揩了碗，然后将奶桶里的奶倒进碗里，再倒进我们的奶锅里。原来，那碗是她的量器。她做这一切极认真，甚至没有一滴奶滴到外面。我猜想她那个小心眼，是向我们说：“你瞧，我是很干净的，也是很能干的。”

真是个聪明的姑娘。

我们就这样和佳娜什相识了。从此，落雪的早晨，我家的院里早早地便会印下一行小脚窝，那是佳娜什踩出来的，那胖胖的毡靴的留影。

小城的冬天是多雪的冬天。有时候寒流一来，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母亲总念叨：“冬天快过去吧，春天来了，我们小宝宝就不愁吃不上鲜牛奶了。”母